

绝秦书

张浩文
著

民国十八年饥谨

一段尘封近百年的民族历史

二十世纪人类十大灾难之一

自然之灾、兵匪之灾一起袭来，
赤野千里，尸骨遍地
大灾面前展现人性的残酷与温暖

絕秦書

张浩文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绝秦书 / 张浩文著. 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4.9

ISBN 978-7-5513-0716-1

I. ①绝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13984号

绝秦书

作 者	张浩文
责任编辑	韩霁虹 闫 璞
封面设计	金 虎
版式设计	钱克方
出版发行	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: 029-87277748 tbwytougao@163.com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00mm×1000mm 1/16
字 数	390千字
印 张	24.5
版 次	2014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2014年10月第2版 第3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0716-1
定 价	3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
印厂电话: 029-63332611

谨以此书

祭奠民国十八年大旱灾中三百多万死难乡亲

◆ 序曲 ◆

民国十八年，
遭下大年馑。
高粱面涮糊汤，
三天喝一顿。

庄稼汉实可怜，
日子真格难。
打下二斗秕谷子，
一口吹上天。

叫声过路的，
我要卖老婆，
老婆跟我受可怜，
光景实难过。

大的七八岁，
二的两三岁，
还有一个怀抱的，
谁要都给谁。

不是我心狠，
实是我家穷，
娃他妈你甭伤情，
设法逃活命。

——陕西民歌《卖老婆》

土匪早就来了。

土匪是敲锣打鼓来的，周家寨人不知道。可狗知道，狗知道也不顶事，任凭它们对着社火大喊大叫，就是没有人理会。周家寨人乐疯了，耳朵里灌满了鞭炮声锣鼓声，根本听不见狗呐喊。狗急了，去拽黑丑的裤腿，黑丑正端着老碗喝烧酒呢，一个趔趄把酒全灌进领口了，他骂道，我日你妈，转身踢了狗一脚，狗也一个趔趄，差点儿跌倒。它委屈地呜呜着，想给黑丑解释，黑丑不耐烦，见狗还磨叽，就在地上摸石头。狗害怕了，这才转身离开，它也骂了声，我日你妈，不管这屁事了！这条公狗给旁边的一条母狗摇摇尾巴，它们一起跑到麦草垛背后快活去了。

狗的话人听不懂，这就把一件大事耽搁了。

社火有周家寨的，也有四邻八乡的，把全寨的人都惹到了寨门外的麦场上，他们在那里耍把戏。今天是五月五，周家寨人过节呢。周家寨一带的关中道上，端午节可是一个大节，甚至比过年还热闹。过年年仅仅就是过节，可端午不光是过节，还是庆典。他们不是庆祝屈原淹死，也不是庆祝伍子胥砍头，这些都是古人，离他们太远了，他们不惦记那些跟他们八竿子打不上的人事。周家寨人很实在，他们庆贺的是眼前脚下的好事情：夏季丰收。对周家寨一带的关中人来说，夏季收成就是一年的收成。

夏季收的啥？大烟么。漫山遍野的鸦片果子变成了庄户人家里满罐满坛的大烟膏，这黑乎乎的软膏比金子银子都贵重，他们一年的生活就指望它了。既然比金子银子都贵重，当然更比粮食贵重了，所以周家寨一带的人早就不种粮食了。有了大烟，啥都可以换回来，还愁粮食么？当然，他们也不是不想种粮食，农民么，种粮食本来就是他们的本分，可是种大烟的收成比种粮食高多了，一亩大烟顶得上十亩麦子，重利之下谁还愿意种粮食？再说了，这大烟特别耗地力，种一料大烟土地就得歇半年，根本没有空当种粮食了。

今年的收成格外好。自民国元年（1911年）到现在十五年了，难得有

这么风调雨顺的好年景。周家寨的社火今年也格外出彩，连多年没有见过的血社火都上阵了。一个画着漆黑脸谱的大汉骑在马上，威武森煞，他头顶上站着一个白衣女子，女子额颅上横劈着一把菜刀，鲜血淋漓，滴滴答答滚到衣服上，白底红点分外刺目。既然是血社火，当然要流血了。不过今年的血社火与往年不同，添了新花样：首先是高空叠人，那满脸鲜血的女子竟然站在了黑脸汉子的头顶上；其次是火龙出世，那高空中的女子手擎火把，不时对着它吹气，每一口气都从嘴里带出一条火龙，火龙张牙舞爪，蹿上高空。这人上叠人的社火叫高芯社火，这口吐火龙的社火叫喷火社火，今天周家寨把血社火、高芯社火、喷火社火一锅烩了。这样的新鲜玩意儿以往谁也没有见过，这阵势把周家寨人看瓜了。黑丑惊呼，我的爷，阴曹地府没关门，把这等怪物都放出来了！他后悔没把瘫在炕上的老妈背出来，让她也开开眼。可看看身边的人山人海，黑丑就知道自己后悔也是枉然，人太多了，他一个精壮小伙子挤进人堆里都使了牛马力，再背一个软塌塌的肉包袱根本不可能。不过黑丑也不着急，他知道社火在麦场上要够了就要进寨子里去，最后的压轴节目是到各家各户去送福，到时候把老妈从炕上扶起来就可以看见了。

周家寨的社火之所以这么俏，是因为去年端午节赛社火时他们输了。周家寨一带的端午节跟别处不同，耍社火不是各耍各的，他们嫌那样太单薄，不热闹，要远近十数里的村庄成群结伙耍，村庄之间争奇斗艳，后来就有了社火赛。端午这天，各村的社火装扮好了，大家集中在一个村庄，从这个村庄开始一路耍下来，到最后一个村庄耍完了，就评出优劣来。得了状元的社火队不但有奖赏，明年的社火还要先从他们村耍起来，这叫龙头。最差的社火队虽然不处罚，但来年耍社火要最后才到他们村，这叫鼠尾。去年周家寨就是鼠尾，全寨人没面子，今年憋足劲儿要翻身。

跟周家寨社火势均力敌的是一队狮子社火。公狮母狮率领十几个欢蹦乱跳的狮娃，滚动一个碌碡大的绣球。狮父狮母块头很大，一看就是三人合演的。他们不时踩上轰轰隆隆的绣球，做出腾挪跳跃各种姿势，博得众人接连叫好。那绣球上站一个人尚且不易，站三个人简直神了。周家寨人急了，怕自己的社火队吃不住劲儿。黑丑高声吆喝，百锁，你撑得住吗？骑在马上黑脸汉子回应说，我没事，就看引娃了。说着他故意抖抖身子，头顶的白衣女子就风摆柳一样晃。那女子骂道，百锁，你尻眼钻蝎子了！

女子身子晃荡，脸上的血自然就洒了下来，滴在黑脸汉子的脑门儿上。黑脸汉子抹了一把说，引娃，你吓得尿裤子了吧，还是血尿呢。女子笑着说，我看你口干了，给你喝一点儿。那血当然不是人血，因为那女子额颅上的菜刀就不是真菜刀，木头的，涂上彩，跟真的一样。木刀不可能劈进女子脑门儿，她脑门儿那里粘了一团掺了胶水的面疙瘩，木刀插进面疙瘩，周围抹上猪血，刀劈活人的样子就出来了。黑丑看着晃里晃荡的社火，担心地喊，你们甭斗嘴了，小心芯子！芯子就是一根拇指粗的铁杠子，它下端插在一个小巧的木头架子上，木架子固定在黑脸汉子身上。汉子穿上衣服，架子包在里面，不留心是看不出来的。铁杠子上端拴一个精致的皮套子，皮套子做成马甲的样子，那女子穿上它身体就悬空了，这样看起来就像是站在下面人的头顶上。

社火在麦场上耍了一阵，太阳落山时他们该要送福了。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寨门口，却不料被拦住了。四个端枪的护寨队员守在门口，凡是本寨的人一律放行，其他人都被挡下了，社火队更是不能进，因为他们化了装，谁也弄不清他们的真面目。

周立德不停地给愤怒的社火队说好话，他是护寨队的队长，负责寨子的安全。周立德解释说每年大烟一入库土匪就猖狂，周家寨已经吃过亏了，不能不防，所以生人不能随便进寨，请大家谅解。他说已经派人去请各村的乡约了，让他们来辨认本村的社火队，这不会耽误多少工夫的。正说着，有一个村的乡约来了，周立德叮咛他一定认真查验，说人命关天，马虎不得。那个乡约看了看自己村的社火队，说没问题，但周立德见他说话的口气有点儿软，就感觉这里边可能不保险。他说，麻烦乡约把他们的名字叫一下，看能对上不？果然有一个人乡约拿不准，他说人脸上抹了油彩就变样了。周立德觉得问题严重，他要大家先把油彩洗了，验明正身再补妆。

这下社火队不干了，那个狮子社火队吆喝说，把我们当贼防啊？你们这屎地方我们还不去了呢，打道回府！他们收拾家伙就要走人，别的社火队也纷纷响应。

周家寨人在家门口等社火呢，等了半天没有动静，到寨门口一看，他们不乐意了，送福送福，咋能送到寨门口就打住了呢？送福不到家，来年出麻达！老辈子人都是这么说的，把福送到半路撂下了这不是祸害人吗？

黑丑数落周立德，哪里有土匪？土匪还给你耍社火？想得美！

周立德说，怕他们混在社火里嘛。

黑丑说，要是怕土匪你把护寨队扎到你家里去，我不怕，光屙一杆还怕人抢吗？我还等社火送福呢，我妈还等着看社火耍把戏呢！

寨里其他人也纷纷参言，说这光天化日的，哪有土匪？大过节的，不要搅了一寨人的兴头。

周立德两面受敌，他解释了这边解释那边，安抚了里面安抚外面。正闹得不可开交，一个人吼了一声，大家立马哑静了。

放人，看把你能的！

说话的是周克文。他是周立德的父亲，周家寨最有脸面的财东。

周立德赶紧闪到一边，让社火队鱼贯而入。

土匪出来了！

他们呼啦一下就控制了明德堂，活像变戏法一样，狮子眨眼成了强盗。这很容易，社火的行头全是布绘和纸扎的，只要一把撕开，狮子死了，强盗活了。土匪乱拳捶开绣球，里面藏的长枪短枪伸胳膊蹬腿都挣出来了。周克文率领一家人在门口接福，除了在寨门口值守的周立德，当下被土匪捉了个干净。跟着社火看热闹的村民见了这阵势一哄而散，赶紧跑回家躲了起来。他们不是怕土匪看见他们，而是怕他们看见土匪。土匪做的事都是见不得人的，他们最怕别人看见自己。这不光是为了自己的名誉，更是为了自己的安全。因此在土匪看来，最保险的方法是把见了他们真面目的人杀掉灭口，反正杀人是他们的职业，杀一个是杀，杀一百个也是杀。周家寨的人以前不太相信这种说法，七拐老汉的事情让他们见识了土匪的心狠手辣。上次土匪抢明德堂，别人都躲了，七拐腿不好使，跑得慢，慢也罢了，他还不时扭过头去看，可能觉得抢劫这事很稀奇，一辈子难得碰上一回，不看几眼亏得慌，结果被土匪发觉了，出寨时顺手把老汉掳了去。其实那是晚上，黑咕隆咚的，离得又远，七拐能看见啥？但土匪认定他看见了，从那以后七拐就没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周家寨人也就是从那以后晓得了土匪的厉害，他们宁愿碰见阎王也不愿意跟土匪打照面。

村民一哄而散在情理中，按说护寨队现在应该挺身而出，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嘛。可周家寨的护寨队压根儿就是一帮乌合之众，成立的时间短，又没有任何实战经验，一见气势汹汹的土匪立即就乱了阵脚，任凭

周立德怎么吆喝都没有用，根本组织不成队伍。他们手忙脚乱地爬上寨墙，躲在工事里死活不肯出去。都是一个村子的人，周立德也不能把谁枪毙了。再说了，周立德一家人现在都在土匪手里，他即使胆子再大，枪法再准，也不敢贸然行事，也只能跟护寨队员一起猫起来干着急。

周克文蒙了，一时半晌反应不过来，直到枪管子把他肚皮顶疼了，他才说了声，噢，都来了？这话说得莫名其妙，好像土匪是他请来的客人。土匪脸上都涂着厚厚的油彩，根本看不清他们的面目，周克文不知道他们是哪路毛贼。不过土匪遮了脸却没有遮头，一个头上有秃斑的土匪说，没有都来，还有一帮弟兄在寨门外面接应呢！有了上次被抢的经验，周克文知道该怎么做了，抗拒根本没用，他爹上次不就是白搭上了性命吗？既然不能反抗，那就逆来顺受吧，他干脆就把土匪当客人招待，事已至此，只能认了。

进屋坐吧，天都要黑了。周克文热情地招呼土匪，春娥，还愣着干啥，赶紧回去点火做饭，军爷们还饿着肚子呢！

春娥是周立德的媳妇，周克文想让她先脱身，她正怀着娃娃，她是一身两命。

春娥刚想动弹，那个秃斑说，别动，周夫人，我要拿你召回周大队长呢！然后他转过身来对周克文说，秀才叔，麻烦你到寨门口去把周队长叫回来，让他顺便把一短四长五个家伙都扛回来，我早就看上了。

周克文一愣，心想，这是熟人啊，看来土匪早就盯上他了。这真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！贼不光惦记他，还惦记着枪呢！这五杆枪是全寨人摊钱买回来的，虽然他出了大头，可不管咋说那是大家的财产，要是由他把枪交给土匪，全寨人不骂死他？这不光是缴枪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辱没了自己的信誉，这护寨队可是他捣鼓着建立的，没有枪了这护寨队还有屁用？

前年自己遭抢以后周克文就想到了寨子的治安问题，这年头兵荒马乱的，政府是根本指望不上的，军队和警察的祸害胜过土匪，真正是土匪如篋，军队如荆，要维持一村一寨的安全只能靠自己，建立村寨武装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当然他完全可以成立一个护院队，自己买枪，自己雇人，只护自己一家人。不过这么做太扎眼了，把自己跟全寨人隔离起来了，这跟他为人处世的原则不合窍。况且这样做自己的负担也太重，买枪的钱还好说，

雇人的钱也勉强付得起，可万一死了人咋办？一条人命那得多少钱啊！再说了，这不光是钱的问题，还关乎声誉。都是一村一寨的乡里乡亲，人家为了保护你们家送了命，你得背多大的人情债！跟土匪打仗，谁敢保证不死人？可是如果成立全村的护寨队，这些问题就好办了，钱大家公摊，自己多出一些也无所谓，关键是人，护寨队员由全寨青壮轮流担任，万一出了人命，那也是为公牺牲，不用他担待责任。他跟寨里人商量成立护寨队，很多人根本不热心，他们知道土匪看不上抢他们，他给他们说了不少好话，也分析了土匪都是生冷不忌的二百五，经常是红枣青枣一竿扫，当然少不了举七拐老汉的例子，证明谁也不可能完全置身匪祸之外。周克文的顽强劝说终于见效，去年寨子成立了护寨队。有了队伍当然就要有武器，寨子里有土枪，村民手里也有镢头铁锨，可土匪手里有快枪，猎具农具显然不是快枪的对手，在周克文的倡议下，全村人集资购置了五杆快枪，这可是护寨队的全部家当啊。这五杆快枪本来是用来打土匪的，现在可好，土匪让周克文把它们当礼物送给自己，这不是真逼他去吃屎吗？

秃斑见周克文不动，就给同伙说，伙计几个，秀才叔有点儿瞌睡，你们把他打搅一下。话音一落，一个土匪扑哧一声点着了扫帚，那扫帚芒已经在周家的油缸里蘸过了，呼呼的火苗烧得竹节爆出噼里啪啦的炸响，另外两个土匪把一卷麻绳展了开来。周克文知道接下来的刑罚是啥了，他爹那年就是被绑在树上用火炙烤的。

可土匪没有动他，却走到春娥面前。春娥吓得腿一软，扑沓一下坐在地上。周克文老婆周梁氏立马哭出声来，嘴里连声叫道，老天爷呀，我媳妇怀着娃娃呢！她颠着小脚跑过去把媳妇护到怀里。

周克文说，我去。

秃斑说，这就对了，放心去，周夫人由我照顾着呢。

土匪还要大烟。他们就是奔这个来的，缴枪是捎带的。

这是周克文料到的，每年大烟收获入库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日子，土匪就在这个节口下手。来早了烟浆没有割，来晚了烟膏就被换了粮食卖了钱。土匪不是善良到不忍心抢夺粮食勒索钱，他们只是觉得粮食和钱都没有大烟合算。粮食体积大，抢到手运输麻烦，车拉马驮的行动迟缓，弄不好会被保安团追上。钱确实是好东西，但那要看是啥钱，是银圆那再好不过了，

可眼下市面上流通的是富秦券，毛着呢，三天两头贬值，老百姓说这纸币擦尻子都扎得慌！只有这大烟，体积小，携带方便，是黑金子，硬通货。不要说土匪，就连当时的督军府县衙门也把大烟当宝贝，储存保值。

周克文料到了土匪会来抢大烟，所以他这些天一直叮咛周立德要严密防范，日夜巡查，但他没有料到土匪会以这种方式混进来。他想五月端午嘛，大家都过节呢，土匪也该歇一歇吧，没料到土匪都是劳累的命，节假日都不休息。就算他料到了土匪今天会来，那也是硬来，硬来不怕，周家寨的地形决定了土匪占不了便宜。周家寨背靠黄龙塬，前有夯土墙，墙高七尺，宽三尺，绵延二里，包裹村寨，墙下有深达三丈的壕沟，是当年筑墙取土掘成的，虽然没有蓄水，但沟墙连为一体，构成了一道差不多四丈高的屏障，没有梯子根本无法翻越。寨子仅有一道门可通外界，只要关上大门，在寨墙上跟土匪对峙，土匪没有啥办法。就算寨墙守不住，全寨人也可以攀上高窑，居高临下抛石头砸土匪，土匪没有硬武器，只能干瞪眼。周家寨护寨队的硬武器虽然只有五杆快枪，操持在五位常备队员手里，但寨子里有几十个猎户，他们有土枪，这些人是后备队员，只要寨子的大钟敲响，他们立即就持械参战。土枪虽然没有快枪打得远，可近距离杀伤面积大，它里面装填的全是铁砂，喷出来是一大片。几十杆猎枪在寨墙上密密麻麻排出来，也怪吓人的。

可土匪没有硬来，这一伙土匪是看过兵书的，他们用了巧劲儿。他们不过端午节却知道周家寨人肯定会隆重地欢度端午节，于是就变“节”为“劫”，而且是智劫。这是周克文没有料到的。就算他能掐会算，料到了土匪会乔装打扮混进来，可在当时那种场合里他也不敢犯众怒，把所有社火拦在外面。

一句话，周克文觉得今天这事是天罚，人力无法阻挡。既然如此，他就坦然了，土匪要啥就给啥，今年收获的五老碗药膏全拿了出来。已经回来缴了枪的周立德气得脸色乌青，可煤油灯暮乎乎的，他爹看不见。就算看见了又能咋样？他都乖乖缴枪了，他爹一个老头敢违逆土匪？

土匪得手妥当，他们把大烟装进褡裢里，挎上肩膀准备走人。秃斑说，秀才叔，我们没有抢你，是借你的。另一个土匪笑嘻嘻地说了几句快板：我们都是穷光蛋，一辈子借钱买米面，这辈子借了下辈子还，还不上你了你甭嫌。周克文连声说，岂敢岂敢。

秃斑接着说，有一句丑话我先说了，你借给我们钱咱是朋友，你要是到官府告了我们，咱当下就成了仇人。按道上的规矩，跟我们见了面的人是不留活口的，虽说我们都是遮了脸的，但说不定你老叔眼神好就看穿了我们。不过今天你老叔很大方，我们就不动刀子。可你们要记着，你们家门朝哪边开，你们老少几口人，我们都是一清二楚的，说来我们立马就来！

秃斑说完了一招手，土匪拔腿就走。

慢着！周克文招呼了一声，土匪一怔，他们唰地掏出枪来，气氛骤然紧张。秃斑说，秀才叔，甭要怪，寨子外面我们还有人呢，警察和保安团进不来，惹火了咱就叫刀子舔血！

周家人也一愣，这老汉是不想活了？土匪要走你就让他走嘛，还留这些害货干啥？真是老鼠舔猫屎没事找事。

周克文说，各位少安毋躁，我没有恶意，你们要啥我给啥，掌柜的也夸我大方呢。待客之道有来有往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，我这里斗胆也向各位军爷借一点儿东西，就一点点。

嘿，土匪诧异了，抢了多少人家，遭抢的人都吓得稀屎一裤裆，没见过这么一个愣胆大，还敢向土匪借东西！

秃斑奇怪得都结巴了，他说，你、你、你……想借啥东西？

工夫，片刻工夫。周克文说。

秃斑没听明白，你说啥？

就是时间，一锅烟的时间。周克文说。

秃斑有点儿好奇，他说，我还当你要借啥呢，时间我有。另一个土匪说，二掌柜，咱时间紧得很，还有一档生意要做呢。秃斑说，闭上你的屁嘴，他啪地给了这家伙一嘴巴子。狗日的忘了规矩，咋能泄露他的真实身份呢！不过这家伙还是提醒了他，按照大掌柜旱地龙的吩咐，他们今天晚上确实还要抢另一家。秃斑只得把好奇心收拾了，踢了一脚刚才那个倒霉的土匪，说，都滚。土匪再次抬脚要走了，秃斑有点儿不忍心，最后问了一句周克文，你要时间干吗？

讲个故事，周克文说。

嘿，土匪乐了。秃斑说，你这个人有意思，好，把故事留下，以后到我们山寨讲，今天晚上我们顾不上了，忙着呢。

周克文说，你们忙的事不就是挣钱么！这样吧，我给各位每人一块银圆，买你们一点儿时间行不行？

秃斑扑哧笑了，今天算是遇见妙人了！银圆可是稀罕货啊，就算他们现在立即去抢另外一家，也未必能抢到银圆。再说了，一个故事能讲多长时间呢，听完故事再去抢人也来得及。行么，秃斑说。

周家人诧异得眼珠子都要掉到地上了！这老汉不是吓瓜就是吓疯了，哪有主动给土匪送钱的？更没见过在强盗面前露富的，这不是招祸吗？

可周克文不管这些，对老婆说，你给军爷们拿钱去，又招呼周立德给土匪看座。周梁氏钻进窑洞里，土匪的眼睛一直跟着她，周克文说，甭瞄了，该给的都给你们了，剩下的是我一家人的活命钱。周梁氏不敢点灯，怕土匪看见藏钱的地方。她摸黑刨开窑洞里头的麦糠堆子，挖出了钱罐罐，从里面抠出八块银圆，又把钱罐罐塞到了炕洞里，这个地方连周克文也不知道。周梁氏多了一个心眼，这老汉要是真疯了他也拿不到钱，土匪要钱就把她打死吧，她豁出去了，这家里的男人还有长孀的没有！她把银圆给了周克文，周克文一人一块给了土匪。土匪大概好久没见过银圆了，高兴得不知道咋把玩。有人噙在嘴里咬，有人对着月亮瞄，有人使劲儿在衣服上蹭。秃斑对其他土匪说，都交给我，我给你们保管上。那几个不愿意可又不敢不交，秃斑把八块银圆连续相互击打，发出悦耳的响声，听得一脸陶醉。这情景让周立德更生气了，他把搬来的几个板凳咣咣咣往地上墩，土匪也不计较，他们全被银圆迷住了。

周克文坐在一张太师椅上，接过儿子递上的紫砂壶，啜了一口茶清清嗓子，然后拉开架势说，我今天给各位讲一个盗亦有道的故事。

啥叫盗亦有道？秃斑问。

盗亦有道嘛，周克文斟酌着词语，周立德有点儿紧张，他怕他爹说不好惹火了土匪，土匪是说变脸就变脸的。

周克文说了，盗嘛，就是盗窃；道嘛，就是仁义道德，盗亦有道的意思就是贼娃子也要讲仁义道德。

周立德捏紧的拳头放松了一些，他爹说的是盗的原始义，这不太刺耳。

贼娃子？秃斑说。

对，贼娃子。周克文说。

贼娃子算个屁，秃斑撇撇嘴，也配讲仁义道德？

周克文说，掌柜的不要生气，我开始给你们讲故事吧。

土匪说，对，管他盗还是道，我们听故事。

好，周克文说，那我就开讲了，这个故事是《庄子》里的。

哪个庄子的？秃斑问。

周立德想笑，他爹这是对牛弹琴，他这么费劲儿干吗？

周克文说，这个庄子是古代的一个人名，不是哪个村庄。他写了一本书，这书就叫《庄子》，书里写了一个人，名字叫跖，他率领一帮人打家劫舍，别人也叫他盗跖。

甬急，刚才挨耳光的土匪说，这个刀子的故事你讲过了。他把盗跖听成了刀子，周克文想纠正他，拦不住他嘴快，土匪继续说，故事里说好土匪要一眼能看出屋里藏了多少财宝，要带头冲锋，最后撤退，抢来的东西要公平分配。他这么说的时侯眼睛一直瞄着秃斑，意思当然是暗示秃斑不是好土匪。

秃斑说，我咋没听过呢？

上次你没来嘛。

吧唧，秃斑气得又扇了他一嘴巴子，骂道，就你这个猪多嘴。

周立德明白了，这伙人就是前年抢劫他家的那帮土匪，那次他爹也给土匪讲过故事，只不过那次不是拿钱买时间，而是拿饭换的。那次也是八个人，他们抢完人后直呼饿死了，周克文赶紧吩咐家人擀面烙馍，在土匪吃饭的空隙里，周克文给他们讲了盗跖的故事。周立德就觉得这些人有点儿眼熟呢，虽然他们脸上抹了油彩，可声音是变不了的。

周克文说，那好，咱另讲一个《虬髯客传》。

刚挨了揍的那个土匪笑着问道，为啥要把屎染黑？女人喜爱黑屎吗？所有的土匪都哈哈大笑。

周克文没有理他，继续讲，髯是胡子，虬是拳曲，虬髯客就是说这个人是络腮胡子。周克文把虬髯客、李靖、红拂女、李世民的故事讲得活灵活现，惊心动魄，几个土匪都听瓜了。他们痴痴呆呆地望着周克文，周克文都讲完了他们还回不过神来。

没有了？秃斑问。

没有了。周克文说。

再讲点儿嘛，秀才叔。秃斑眼巴巴的，他把后面还要抢人的事情都忘

了。那个多嘴的土匪本来想提醒秃斑，可这次他不敢了，把冒出喉咙的话和着一口浓痰咽回肚子里。

那我就再讲点儿，周克文说，虬髯客是啥人？是盗，这个盗不是盗窃的盗，是强盗的盗。说白了，周克文顿了一下，看着土匪说，就是土匪！

土匪一个激灵，周克文不管他们，接着说，可他不是一般的土匪，是了不得的土匪。他抢了那么多财宝，不是自己海吃山喝糟蹋掉，而是送给李靖，让他辅佐李世民打天下，这是大土匪，是真土匪，这种土匪叫英雄豪杰！英雄豪杰不干偷鸡摸狗的下作事，不做欺男霸女的丧德事，要干就干治国安邦的大事情。这个故事一辈一辈传下来，就是要让后来的土匪跟虬髯客学呢。

周克文讲完了。土匪们都不吭声，他们安静地坐了一阵子，然后悄没声息站起来背上褡裢。临走时，秃斑把那八块银圆搁在了桌子上。

哎，那里边还有我的呢。前面挨打的那个土匪说，我十年都没有见过银圆了。

啪！秃斑又给了他一个嘴巴子，这次扇出血来了。

土匪走了。

周梁氏赶紧把大门关上，在插上门闩的同时，她双腿一软，顺着门扇溜在了地上。娘哎，老天爷啊，吓死人了！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有我呢，怕啥！周克文说。

哼，有你呢？周梁氏撇撇嘴说，你就知道拿烟膏孝敬土匪。

情非得已，能屈能直，这是大丈夫的处世之道，你不知道吗？周克文说。

我不知道。周梁氏气哼哼地说，还大丈夫呢，我只知道一年的收成让狼叼去了。

妇人之见！周克文说，不知道就听我给你讲一段古经。

你不怕把舌头磨烂了？就知道显摆学问，我不听。周梁氏说。

你要听，从小不识字你就麻迷儿不分。周克文有点儿生气了，他看见周立德从地上扶他妈，也招呼儿子，你也跟着听。他知道儿子对他也有气，只是不敢说出来。

周梁氏和周立德只得耐着性子，坐在土匪刚坐过的板凳上，听周克文

上课。

周克文拈住胡须，摇头晃脑地吟了一首诗，诗曰：百亩新池傍郭斜，居人行乐路人夸。自言官长如灵运，能使江山似永嘉。纵饮坐中遗白帟，幽寻尽处见桃花。不堪山鸟号归去，长遣王孙苦忆家。

周梁氏和周立德呆呆地望着周克文，像听天书。周克文知道他们听不懂，也不解释，他知道即使解释他们还是听不懂。周梁氏听不懂是可怜，周立德听不懂那就是活该了，谁叫他自小不好好念书呢？不过这母子俩的懵懂并不影响周克文继续讲下去的雅兴。他说，这首诗的名字叫《寄题兴州晁太守新开古东池》，是苏轼写的。

苏轼知道吧？周克文盯着周立德，他知道周梁氏肯定是不知道的，可周立德应该知道。周立德瓷在那里，周克文说了声，朽木。苏轼是宋朝的大诗人，周克文耐着性子往下说，在咱们邻县凤翔当过签书判官，我吟这首诗是为了引出兴州晁太守。

这兴州在哪里你们知道吧？周梁氏和周立德把头摇成拨浪鼓。就知道你们不知道！在咱们陕西略阳，大宋朝那阵子把略阳叫兴州，那里的太守姓晁名仲约。苏轼有一个兄弟叫啥名字？周克文顿了一下，这母子俩没有反应，周克文知道碰见糰子馅了。他决定不问了，直接往下讲。苏轼的兄弟叫苏辙，也是写文章的高手，他在《龙川别志》记载了一件事：宋代的庆历年间，江南出了一个大土匪张海，到处打抢人，有一次他从江苏高邮经过，高邮城的知军是晁仲约，他估摸城里兵少将寡，打不过土匪，就通知城里的富裕人家，拿出金银布帛牛羊美酒出城犒劳张海。张海吃饱喝足，拿了金银财宝绕城走了，没有进去骚扰。这事情后来传到朝廷里，宋仁宗发了脾气，要杀晁仲约，范仲淹替他辩护，说要是城里的兵力能战胜土匪，晁仲约不抵抗，反倒贿赂他们，那应该把他杀了，可是高邮城里没有那么多军队，老百姓又愿意破财消灾，晁仲约这是趋利避害，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仁宗皇帝听了也觉得在理，就放过晁仲约。这晁仲约后来就来咱们陕西略阳当官了。

周立德真佩服他爹，觉得这老汉肚子里大概没有五脏六腑，装的全是嚼烂了咽进去的书。为自己辩护，竟然能拽出那么多的古人垫背。

果然，周克文就说了，你们看到了没有，晁仲约给土匪献财宝，就连宰相范仲淹都替他说好话，连皇上也觉得有道理。我给土匪一点儿烟膏，